



少女的秘密日记

一个少女的 秘密日记

〔美〕帕特里夏·马修斯著

梅

子译

团结出版社

Patericia Matthews

Mirrors

根据美国 International Library 出版公司

1988年5月纽约版译

一个少女的秘密日记

〔美〕帕特里夏·马修斯著

梅

子译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长沙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1989年5月(32开)第 版

1989年5月第 次印刷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8

印数: 1-70,000册

ISBN 7-80061-126-4/I·44

定价: 2.8元(平)



一个白点映入朱莉的眼帘，她把身子靠到前面，以便更好地看到汽车窗外的景色。长途汽车在公路上飞驰，汽笛长鸣，惊起一双白鹭。白鹭扬起白色的翅膀，细长的脖子和流线形的身影映衬着佛罗里达浅蓝色的天空，恰似一幅埃及壁画。

朱莉·马朗看到白鹭勾画出的图画，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按动座位上前移靠背的按钮，窗外的一切尽收眼底。这是一片陌生的国土，平坦、妩媚、繁荣，她渴望看到新奇的东西。在她左边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便是波光粼粼、湛蓝湛蓝的大西洋。拉哥岛、康赤岛、西班牙港、海盗湾、西岛，她反复念着脑子里这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的地名，就象在玩赏手中闪闪发亮的小砾石。

朱莉把头靠到靠背上，陷入沉思。自从在莫瑞斯镇上了这辆汽车以来，她一直在琢磨自己的心情。她远远地离开了他们。原以为离开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家，离开了那些她所

关心的人们，特别是离开她所爱恋的肯，会感到悲伤和心慌。然而眼前的一切令人激动，令人感到自由自在。她将离开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世界，离开她唯一拥有身份的地方。她将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她会发现自己是另一个人，一个连她自己都不情愿充当的人，然而她又充满了激情和热望。她对自己的矛盾心情摇了摇头。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一周前收到的信，这封信把她现在和她那不为人知的过去紧紧连在一起。正是因为这封信她乘上了这辆在跨海的公路上飞速行驶的空调车。公路上一座座优美的桥梁把宝石般的小岛连成一串。

收到小小的邮件是平常之事，但接到这封寄给康乃狄格州莫瑞斯镇朱莉·马朗的航空信使她感到意外，回信的地址是佛罗里达州西岛的亨德森、考尔迪科特和菲普斯法律事务所。信在朱莉的手上翻转，她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是多么离奇和突然。她不认识西岛的任何人，除莫瑞斯镇以外，其他地方的人她很少有认识的。收到这封信时，她感到脑后有小虫子在爬似的。

如果是与“以前”有关的事该怎么办呢？

朱莉总是用“以前”这个词描述她来莫瑞斯镇之前的那些年。她在莫瑞斯镇下车时记不起自己的姓名，也记不起以前的生活，只记得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情。她记起了那位汽车司机。司机是一位头发灰白的男人，笑吟吟的，十分友好。她还记得刚上车后，看见大树和篱笆飞驰而过，但她无论如何也记不清为什么来这里了。

莫瑞斯是一个小镇，一个待人友好的小镇。警察局、医务人员和许多当地居民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弄清这位下

了那辆汽车的黑发女孩的身份。她的指纹被送往华盛顿，不过没有存档。

医生给她做了大量的医学试验，始终找不到她失去记忆的原因。随后她接受了一位心理学家的治疗，却毫无结果，心理学家最后诊断的结果是：癔病失眠。他解释说，此种病相当少见，至少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认为，这可能是由某种严重创伤引起的，那种创伤是如此地强烈、可怕，致使她心安理得地忘却了被掩盖了的事故真象。这种症状很有可能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持续存在，也有可能特定的时候突然消失。

他们估计她才十五、六岁。无儿无女的马朗家一直想要个女儿，他们了解到没人能打听到她的来历，她对过去不再有记忆，就收下了她，给了她一个家，为她取了名字。

她成了朱莉·马朗。她是幸福的。她交上了朋友，进了当地高中还上了一个小小的学院，最后通过当地报刊找到了一份工作。她长得漂亮，惹人喜爱。起初也有人背地里指着她说：“那个女孩来历不明……无名无姓……可能是某个人遗弃的私生子……”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不再暗地里讥讽她了，她被人接受了。终于她爱上了肯·道森。这对年轻人订了婚。

也许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被类似如这封信的东西触动了她已忘记过去的心弦的时候，朱莉才偶尔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茫然的疑惑。她曾经是什么人呢？她的亲生父母是谁呢？她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呢？有时她对自己缺乏好奇心感到惊奇，然而她理智地意识到，既然眼前的一切是如此舒适、安全，又何苦为过去担忧呢？当她诚实地对待自己时，

她承认她不愿意去想她的来历，是因为她害怕。要是那些已忘却的往事中有某些可怕的事，某些可怕得难以对付的事该怎么办呢？她不想冒这个险去查明……

她叹了口气，又回到了现实中。她又朝窗外望去，看到了汽车玻璃上反射的影子。人们都说她是个美人儿，可朱莉并不相信他们的话。她的头发和她的眼睛一样乌油油的，她的脸色忧郁，牙齿洁白整齐，嘴巴柔美而灵巧。

商贩子们常暗示她应穿更鲜艳的衣服，但她总是买些色彩柔和的衣服，灰色、棕色或是黑色，从不相信别人阴险的奉承。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怎能相信自己真的漂亮呢？

汽车刹住了，朱莉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她旅行的终点到了。无论如何，她来这里要找的地方到了，只等她下车了。她很不情愿离开座位。然而，车门开了，其他旅客都在下行行李，朝车门挤去。激动、嘈杂的声音包围了朱莉，她感到孤独，有一种与人隔绝之感。太可笑了！她责备自己，菲普斯早已替她安排好了一切，汽车、旅馆、一切的事情。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她还在发傻……

“马朗小姐吗？”她抬头朝叫她的人望去，接着把头抬得更高了。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比朱莉高出一头，她从没见过这么高的男人。他低头望着她，那脸似曾相识。她想，这是因为这张脸更象佛罗里达的西岛，而不象莫瑞斯镇。长长的脸棱角分明，中间是高大坚毅的鼻梁，鼻子两边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眼睛上面一对红棕色的浓眉，大大的嘴巴，一副严肃的样子。

朱莉想，这是一个稳重可靠的好男人。她感觉好多了。他好奇地打量她，听到他一开口，她就感到非常的时刻已经过

“是，”她急忙答道。“我就是马朗。”菲普斯咧嘴大嘴巴笑了，灰色的大眼更温情地望着她，显出几分孩子气。“我叫菲普斯，亨德森、考尔迪科特和菲普斯公司的。”

“噢，”朱莉伸过手去。“谢谢你来接我。”她不知怎么称呼他才好。

菲普斯小心谨慎地拿着她的手，紧紧一握就松了手。“我相信你的旅行是愉快的。”

“哦，天气不错，天气很好。”她翻开皮包找纸帕擦额头，该死的纸帕潮了。

菲普斯点点头，笑了笑说：“是啊，这地方气候温暖，但空气潮湿。你得小心你的东西，比如鞋子，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东西会长霉的。”

她耸耸肩，并不在意。“——”
“噢，我想我该带你去旅馆了，在那里你会感到好些的。”

他很快就收拾好了朱莉的行李，街对面停着一辆老式吉普车，他把行李搬上车后又帮她上了车，然后自己上车坐在她的旁边。开车了，朱莉靠在座位上。暑热消尽了她的好奇心，耗尽了她的体力，使得她呼吸艰难。起初她是多么渴望见到西岛，然而现在一点也不想见它了。她不明白一位年轻幸运的律师为什么会开一辆敞篷吉普，而不是驾驶带空调的新车。坐空调车才是上帝的赐福呢。

菲普斯察觉到她不舒服，冲她一笑：“如果在这里住上一年，你就会习惯的。这种天气时间不长。这段时间来西岛

旅游的人不多，就是因为天气太热。就一年的气候来说，当地居民还是挺喜欢的。”

她想回报他的笑，却不知道怎么称呼！要是她有更强烈的愿望，她会问他的。

汽车旅馆正好座落在海滨，景色宜人。棕榈树和其他热带植物环绕着每一幢房子，到处鲜花盛开。轻风吹拂海水，椰子树在风中摇曳，树叶沙沙作响，亲密交谈，就象快嘴快舌的女人。

朱莉在登记簿上签了名，菲普斯帮她提袋，送她到房里。房里格外凉爽。她真想躺在床上睡它一个星期，但菲普斯还没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象是接受军事检阅。她瞥了他一眼。

“跑了这么久，我想你一定疲劳了，马朗小姐。在你下午去我们办公室见亨德森先生以前，你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我会顺便来接你，在——”

菲普斯低头看表，朱莉注意到他那棕色的手腕强健有力。

“在四点钟的时候来。”

他期待地看着她，她点头同意了。

他也点了点头，有些犹豫，象要说什么，却又转身很快离开了房间。

朱莉脱了鞋，倒在床上，想好好睡上一觉。每当需要时间时，她常常如此，不管面临什么情况，她也需要延长时间。但此时要很快入睡是困难的。每当她不能入睡，她就总是洗一个澡。

洗澡间也象这里的其它东西一样，豪华而富有热带风

格，浴盆有家里的两个那么大，朱莉琢磨了半天才弄清怎么开水龙头。这里不是她常用的那种手柄开关，而是一个精美的镀铬的龙头，开始她不知所措，最后才掌握了开关的要领。

离四点还差很久，她就穿好衣服等待。她因激动而有些紧张，在房里走来走去，一会儿站着发呆，一会又跑到窗前眺望那柠檬色的灼人的阳光，葱郁的灌木，如锦的鲜花。阳光照着海水，耀人眼目。

她走来走去，走近桌边，她的皮包放在那里，一个白色的信封伸出一角。朱莉在床上坐下来，取出里面的信。她坐了一会，信在手中翻来翻去，她并不是要看信，信中的内容早已能背了。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里面的每一个字全装在脑子里了。

亨德森是法律事务所的主要股东，这封信是他写的，措词简洁明快，信的主要内容是通知她亨德森、考尔迪科特和菲普斯法律事务所经过多年的努力弄清了西岛德佛罗家的情况。八年以前，这家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失踪了，许多理由可以证明朱莉·马朗是这位失踪的少女。如果她同意的话，就请她来西岛一趟。德佛罗家在西岛住了一百多年。他们将最后确定她是否是那一位失踪的少女。

亨德森先生好象能在很远的地方了解她的心。他保证，这封信不是开玩笑的，通过艰难地罗列大量的资料，要找的人很可能就是她了。最初的激动逐渐消失之后，朱莉照办了。资料确证无误，法律事务所是真实的，信是合法的。她告诉了家里和肯。

马朗家是好心人家，他们疼爱朱莉，把她当成亲生女

儿。想到她的身世，他们就伤心，她的身世早已精心设计好了，她会突然离开他们，离开肯。他们多么希望朱莉和肯结婚，欢欢喜喜地住在家里，守在他们身边，多么希望孙儿孙女在他们身边嬉戏，他们明白，这封信是对他们的美好前程的极大的威胁。

肯也是这样，一切都计划好了。几个月内，这个计划就会在他们的婚礼上实现。他花钱买了一所房子，给朱莉买了一个订婚戒指。

朱莉摸摸手指上戒指上的钻石，不由得想起了肯，感到心慌。她离开了肯，失去了他那强健有力，令人心中服贴的肩背。自从两年前他搬来莫瑞斯镇后，他那迷人的风度，他的才干以及他那乏味的幽默，所有这些性格都深深地吸引住她。

她不明白自己来这陌生的地方和那些陌生人要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有些事情只是一场闹剧，或者是残酷的骗局吗？

她等了很久，敲门声终于响了。朱莉看看表，四点正。亨德森、考尔迪科特和菲普斯公司的菲普斯约好四点来，刚好四点他真的来了。

朱莉把信塞进袋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房中的凉气，坚定地抬平双肩，走过去开门。

敲门声，门开了，一个高大的人站在门口，他穿着深色西装，系着一条深色的领带，他的目光落在朱莉身上，他微笑着，他开口说话了。

“你好，朱莉，我是亨德森，很高兴见到你。”

同时她还要问他的家姓。这么一想，她自己也觉得很好笑，就在这时，菲普斯转过头来冲着她笑了。

“你会喜欢亨德森先生的，”他说。“这老头不错，是十九世纪早期来群岛定居的亨德森家的后裔。”

“我肯定会喜欢他的，”朱莉说。“他的信非常——”话到口边又迟疑了一下。

“他的信的确写得很好，很清楚，是吗？你不知道要写一封象样的信多不容易，我——”他的脸唰地红了，光彩照人，显得更年轻，更温柔了。“我不该说这些，你毕竟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比我懂。”

朱莉有意回避，但肯定在她脸上表露出来了，因为他马上说：“对不起，我说错了话吗？”

朱莉笑一笑，以缓和他的尴尬。“没有，只是我不太习惯让陌生人太了解我了。我猜想你们公司的调查是十分详尽彻底的。”她懊丧地补充一句，“看来我的秘密所剩无几了。”

“还不至于如此糟糕，马朗小姐。象这样的案例我们必须调查清楚，在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调查清楚。你知道，事情调查了好几年了。几乎没什么东西需要继续调查了。当……当运气到来时，他们找到了你，一直追溯到你到达莫瑞斯镇那天以前的生活。”

“你是说‘他们’，不是说‘我们’吗？”

他轻轻摇了摇头。“是啊，相对而言，我是公司的新成员，是在他们找到你之后不久才参与此事的。”

朱莉在心里重复“找到”一词。

她是被丢掉的吗？她的大学心理学课教授对她说，她的辨

别力很好，尽管她失去了对早年的记忆。这种辨别力难道是表面现象吗？是隐瞒她不认识的陌生人的假面孔吗？

“我知道，你已经记不起去莫瑞斯之前的生活了，是吗？”菲普斯不舒服地问。

“对的。”

“那你一定生活得很艰难。”

朱莉耸耸肩，假装对此莫不关心。“都习惯了，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一切都会习惯的。”

“告诉我，马朗小姐。你为什么要一直坐汽车来这里，我已经把坐飞机的钱寄去了。”

“我想这只是一时的怪念头，好象没必要那么匆忙。”接着她长叹一声，说：“不，我撒谎了，其实是我害怕坐飞机。”

汽车在一栋老式木板房前刹车了。菲普斯十分好奇地望了她一眼，但什么也没说。这房子象是一栋住宅，前门树着一块白色的招牌，上面写的是工整的黑体字：亨德森，考尔迪科特，菲普斯，律师。房子新近刷漆，但油漆掩盖不了它悠久的历史 and 优美的轮廓。早年这是一幢雅致的房子。房子四周，象西岛别的地方一样，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鲜花和葱绿的灌木。

“1945年以来，这栋房子就是亨德森家的。”菲普斯说。

朱莉肯定这一事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她不得不承认，这也给她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在她的家族的根只追溯到了八年前。

当朱莉下了空调车走进房子时，天色渐渐黑下来，外面还

并不凉快。房子里面凉爽多了，和外面一样美丽。擦得发亮的木柱好象有几里长，在琥珀色柔和的夕阳中闪闪发亮，富丽堂皇。

亨德森的办公室在底楼大厅的最末端。朱莉突然想起这位老资格的法律事务所的头头该是什么样子。门打开了，她发现亨德森就和她想象的一模一样。他中等身材，笔挺挺地站着。尽管有些瘦弱，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上了皱纹，但他的双肩仍然宽大，脸上俨然一副贵族的神气。他身穿一套黑色的旧式西装，那样子就象电影里描述的那种典型的年长的律师。朱莉猜想他快七十高龄了。

看到朱莉进屋了他微微颌首，“马朗小姐。”声音单调乏味，但他那双灰色眼睛却友好和善。

朱莉强作微笑，“要是您信中说的是真实的，我想我不是真正的那个人，对吗？”

他回笑了。“那可能是真的，亲爱的，但尽管你是——”他停了停说，“但尽管你是休伦·德弗罗，你还会是朱莉·马朗。毕竟我们是，正如别人所认为的那样。”

朱莉高兴起来，感到轻松多了。他很有魅力，而且见多识广。她想他可能是一位严厉而令人敬畏的人，冷冰冰的，就和一本法律书一样乏味。

“请坐，亲爱的。”他指着一张椅子说。“随便点。喜欢冰茶还是柠檬汁？”

“不，谢谢，我真的太紧张了，一点也不想喝。”

他同情地点点头，“我很能理解你的处境。”他转身向菲普斯，严肃地说，“谢尔登，坐下！你那样转来转去真让我受不了。”

朱莉用手掩住自己的笑。那么他的家姓就是谢尔登了。谢尔登！她暗自重复这个名字，她喜欢这个发音。这名字似乎对他挺合适。

谢尔登的脸唰地红了。他迅速在朱莉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好了，亲爱的。”亨德森说。“我不会问你任何私人问题了，因为我们要问的大多数问题都有了答案。我们肯定你就是休伦·德弗罗，但我们还是想事先亲自见见你，看看你是否和我们那些照片一模一样。”

他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几张快照递给朱莉。

她翻看照片时双手发抖。照片全是一个小女孩的，是在她大约两岁到十五岁前照的。朱莉喉咙哽咽，前额上的青筋在颤抖，因为照片上的脸庞无疑是她自己的。照片上的人比她年幼，身穿奇怪的衣服，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在一起。她忍住眼泪，照片掉在衣兜里。

亨德森从他那张擦得发亮的大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到朱莉的椅子边。“亲爱的朱莉，真对不起，没想到这些照片使你如此受惊。”

朱莉尽力控制住自己的颤抖。“只不过因为那张脸看起来象我，但照片上的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就象……就象看到我象个魔鬼，或者说看到我在另一个时代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对吗？”他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的确是另一种生活，现在我们要把你带回到那种生活中去。啊，你先得见见你的祖母斯特拉·布朗森·德弗罗。”

“我的祖母？”朱莉一下冒出声来。她的声音象是有形

的东西悬在他们之间的空气里。“我有个祖母？”

“你的确有个祖母。”律师点点头。“还有个姑妈和一个姨奶奶。姨奶奶叫海伦·布朗森，是斯特拉的妹妹，姑妈是你父亲的妹妹。你祖母老了，日子不多了，已拖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挣扎着活下来的唯一目的是想再见你一次。是斯特拉托我们寻找你的。她坚持说你还活着，可以找到。你是这个家族中最后一个成员了。”

朱莉的思维象是不能落地的小鸟在空中盘旋，“一个姨奶奶和一个姑妈？”

“是的，亲爱的。”

朱莉的头开始疼痛起来。“我的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她用手拍打脑袋想镇镇痛。“对不起，亨德森，这是因为我被弄糊涂了！”

“突然之间受的刺激太多，我知道。谢尔登，给朱莉倒杯白兰地来。”

谢尔登起身朝办公室一角的小酒柜走去，带回一杯酒递给亨德森。

亨德森把杯子递给朱莉，“噢，喝下这杯吧，不要拒绝，这白兰地好极了。”

朱莉本来不太喝酒，但她顺从地接过杯子，抿了一口这种芳香的液体。这酒一直暖到喉咙，又暖到心里，她感到不那么头晕了。

亨德森继续说道：“你姨奶奶现在住在西岛，她终生没嫁，最后十年一直陪伴照顾斯特拉·德弗罗。你的姑妈皮彭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叫安托万·德拉克鲁斯，他已不在人世了。皮彭一直住在法国，也将回西岛看你。”